



老實人

沈從文著

2011/11/9

848
3420.3

1010622

老實人

沈從文著

1955年11月

1955年12月14日購於北平

1928 6 1 付 排

1928 7 1 出 版

1—2000

版 權 所 有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六 角

上 海 四 馬 路 現 代 書 局 發 行

自序

眼前是空虛，煩惱着。

一切抽象的影子也全是模糊，無一片，無一段，可以寄這無沒落的心。把筆提起是無可寫的。心是像失了彈性，弛緩了，依稀見到這一堆散碎了的情緒，散碎到成極細極小的物質，各處飛。

在頹喪的現在我才知道我是無形中過度為一些刺激興奮過了。

這時是想笑不能 想哭也不能，就只虛空的煩惱着發自己的氣。

聽各樣市聲；聽算命的打小鑼，聽賣蘿蔔的喊叫，聽汽車的喇叭，聽隔院吹簫，不單沒有一件事能使我愛聽，且沒有使我真感到不愛聽的嫌惡。從聲音上知道這世界上不拘在何處還是活的，獨這腦，同這一顆心，打針以後似的癱麻着，感情癱瘓了。

在往日，我是個分信任我的手，我的眼，我以為我只要還剩一雙手，眼又能見到我用手在簿紙上記下的符號，一切是苦不了我。把工作當成憂愁尾閥，縱是不堪的煩惱，總可以想法把這移在紙上吧。到如今我才知道我的錯。

像騰空，翱翔着過去未來世界，這是過去的我，把我法術一失去，我只能坐在泥中了。

唉，女人，金錢，一切希望也不能挽救我這下沈的心！

一切像使我疲倦，友誼是，生活是。有時倦于吃飯，餓一天也成了通常習慣了。凡是照例的，不變的，所謂生活秩序，都給我難堪。常常想到的便是我這身體是不是還能拖延到明年。在精神方面，我自我自信，覺得不拘何時死去也不算意外的事。

但這有誰知道？朋友中，常常來我住處的，全說是我身體近日很像康健，我笑說真是。身體是康健，然而沒有一個人看到我的心。

一個人到真真感到寂寞時節，是沒有牢騷可發的。一切看得明明白白，只自痛心于不能自拔的幻滅情形中，沉默了！這時節的我，把這下半年來所作的幾篇東西收集攏來，想乘此在這集子前頭說說我的生活觀與藝術觀，寫不來一字。我存心來作點短序，從昨天到今天還覺得沒有可寫的文字，唉！

這精神已先我身體死去了。這本書也算我最後的一本書。我的力量是用完了，所剩的是連解釋爲自己的心情的氣力也還不夠。活着的工作只是爲自己活着下來，沒有所謂偉人名士求世瞭解的心思，盡我求生的力還依然爲生活壓下死去；那也找不出所謂怨憤吧。

爲甚麼要活？這也像爲甚麼要死的問題是一個不必追究的問題。然而我對此有一點見解，便是我的活是爲認識一切：我所認識的是人與人永沒

有瞭解時候，在一些誤解中人人都覺可憐的；可憐之中復可愛。倘使我這心，在另一種狀態下還有恢復的機會，我的工作方向當略略轉變，應當專從這人類怎樣在誤解中生活下來找一種救濟方法——然而這時代，人人正高聲唱着文學也應作為政治工具的時代，我所希望的又是應當如何為人齒冷！

十二月於北京城

目 錄

自 序
船上岸上 1
雪 5
連長29
我的隣47
在私塾 59
老實人97
一件心的罪孽 151
一個婦女的日記 175

船上岸上

寫在‘船上岸上’的前面

十二月九日，是叔遠南歸四年的一個紀念日。

同叔遠北來，是四年又四個月。叔遠南歸是四年。南歸以後的叔遠，死于故鄉又是二十個月了。

在北京，我們是一同住在一個小館，差不多有兩個半月都是分吃七個燒餅當每日早餐。天氣寒，無法燃爐子，每日進了我們體面早餐後，又一同到宣內大街那京師圖書分館看書。遇到閉館則

兩人藏在被裏念我們史記。在這樣情形下他是終于忍受不來這磨難，回家了。我因無家可回不得不在北京耽下來。

誰知無家可歸者，倒並不餓死；回家的他却真回到他的‘老家’去了。生來就多災多難的我，居然還來弔叔遠，真是意料不到的事！

哭自己，哭別人，我是沒有眼淚了。今天寫這點東西，是我想從過去的小事上追想我們的友誼，好讓我心來痛一次。以前我能勸別人莫哭，如今我是懂得自勸了。 休某。

船停了。

停到十八灣。十八灣是長長的一條平潭。說十八灣地名應作‘失馬灣’者，那當去志書上找證據。從地形上看，比從故事上看方便了許多，所以人人都說這是十八灣。潭長有七里，灣拐本極多，但要說十八的數是頂確實，那也並不一定吧。不說二十五，說十八，一面言其多，一面諧‘失馬’的音，不算極無意義了。

船到十八灣多停，因為是辰溪河船舶往來一極方便停船的所在。下行停到此地，則明天可以在晚飯左右抵瀘溪。上行則從辰谿縣上游潭灣地方開船，此為第一天一頂合式停船碼頭。

我們船是下行的。

船停在碼頭邊成一隊，正如一隊兵。大船掛極着，其他船隻依次來。這是說我們所有下行船一幫。雖然這只是一幫，船就有了四十隻，各把船頭傍了岸，一個石頭堆成的碼頭也早擠滿不能再容別的船舶了。別的船，原有別的幫，也就有別的碼頭讓牠們泊岸，不相關。

停了船，不上岸不成。

坐船久了的，一爬上岸也總覺得地原是在腳下動。無形中把在船上憩着為水盪搖成爲新習慣，一上岸，就反而覺岸是在動了。實則所動的是自己身子。但是誰能不疑心是地動呢。

岸是上了，上了岸也無可作，就坐在岸邊石墩子上看到一幫船。船的頭尾早已站了人，凡是日關

在篷裏默睡默坐的，這時全出到船面來了。各個船上都全在煮飯，在船頭，有船尾，無一個不騰起白的烟氣。一些煮好了飯的，鍋中就炒菜，有油落在鍋裏炸爆的聲音，有切菜的聲音。有些用頂罐煮飯，米已熟，把罐提起將米湯傾倒到河中去。又有人蹲在船篷上唱戲。坐在岸邊看看天夜了。

“遠，我們怎麼樣？”我意思上船了。

他說飯還不曾熟，隨到他們到上面街上買點東西，看有甚麼買甚麼。我是不會不答應。我們就上街。

天呵，這是甚麼街！一共不到二十家舖子，聽人說這算南街。再過去，轉一個拐直入山上去，有一個小石堡子門，進堡子門零零落落一些人家的，比次而成一直行，算東街。

“看出，舖子小，生意倒不錯咧。”遠說着就笑，我也笑。

從麻陽下行的船，到高村可以將一切應用東西備好，如像豬肉呀，豬油呀，鹽同辣子呀。高村全可買。從辰州上行的船，一切東西也辦得整齊豐

富在路上要買就只買小菜。那麼這里生意應當蕭條了。

豬肉一類東西這地方銷路實際上似乎真不怎樣好，看看屠案上，所有的豬肉，就全像從別個鄉村趕場薈來的東西！牛肉有是有，是更來得路程遠一點，色變紫色了。

但這地方另有生意真可以搭股分呢。凡是碼頭頂好的生意，並不是屠戶。只要是這地方有船停泊，賣小吃東西的總不會虧本。從五十六十里路大市口上薈來的半凍點心，一到這地方來成了奇貨可居了。雞蛋糕，雪糰，寸金糖，芝蔴薄餅，以至于能夠扯得多長的牛皮糖，全都有，全易賣。從搭客到船上火頭師傅，對於這類東西都會感生極濃的趣味。小孩子則還要更兇。大家爭着買，搶着拿，因此一來價錢更可以提起。

還有賣紙煙的哩，賣大煙的哩，全是門前堆了不少的人，像是搶把把！

我們到一個賣梨子花生的攤子邊買梨。

問那老婦人，‘怎麼賣！’

“四十錢一堆。”說了又在我同遠身上各加以眼睛的估價。

一堆梨有十來個，只去銅元四枚，未免賤，就出錢——共買四堆。

“不，先生，這一共買就只要百二十錢。”

“怎麼？”

“應當少要點。”

望到那誠實憂愁面貌，我想起這老婦人有幾地方像我的伯媽。伯媽也有這樣一個圓臉，只不知這婦人有不有伯媽那一副好心肝。

“那我們多把你這點錢也不要緊。”我就一面用草蓆包梨，一面望那婦人的臉。

遠也在望她。

婦人是全像我伯媽了。她說既然多給錢也應多添幾個梨子。

——種誠樸的言語，出於這樣一種鄉下婦人口中，使我就無端發愁。爲甚麼鄉下同城裏凡事都得兩樣？爲甚麼這婦人不想多得幾個錢？城裏所謂慈

善人者，自己待遇與待人是——？城裏的善人，有偷偷賣米照給外國人賺點錢，又有把救濟窮民的棉衣賣錢作自己私有家業的。這人也爲世所尊視，臉上有道德光輝所照，多福多壽。鄉下人則多麼笨拙。這誠實，這城中人所不屑要的东西，爲甚麼獨留在一個鄉下窮婦人心中盤據？良心這東西，也可以說是一種貧窮的原素，城市中所謂道德家其人者，均相率引避不欲真有一時一事糾纏上身，即小有所自損，則亦必張大其詞使通國皆知其在行善事：以我看，不是這婦人太傻，便是城市中人太聰明能幹！

這似乎也爲這婦人感觸着一種心思，望到這婦人又把筐中的梨檢出到簸箕，平均兼扯的擺成一堆，擺好後，要我們抓取，不願抓，就輕輕噓了一口氣。

我們把梨包好我們走。

我在路上問遠，“你瞧這婦人，那種誠實坦白的樣子，真使人想起生無限感慨——你怎麼？我見你也望她！”

‘這人太蠢了。’

遠的話的幽默使我作一度苦笑。

我們一旁走，一旁從蓆包中掏出梨來嚼。行爲像一個船夫。也只有水手才喫這梨！梨子味酸得極濃，却正是我們所嗜，若非知道喫飯有鱸魚，我們每人會非喫十個不知道止了。

到岸邊，

天是漸夜了。日頭沉到對河山下去，不見日頭本體後，天空就剩一些硃紅色的霞。一些霞，時時變，從黃到紅，又從紅到紫，不到一會兒已成了深紫，真是快夜了。

我們仍然坐在那碼頭上石墩上，我們的船離我們不到五丈，船上煎魚的油味，風投機時就可以聞到，

在空中，有一些黑點，像撒得極勻，在那灰雲作背景的大空忽忽移向對岸遠汀去。我馬牠是雁，遠却猜是鳥。然而全猜錯。直到漸漸小去才聽到牠叫出軻格軻格聲音來，原來這是漁鶯鶯！鸞嘴漁鶯

鷺值錢，這些便是那打魚人用不着的直嘴鷺鷥，算作野鳥了。

望到鷺鷥我想起遠家中的那隻大白鶴，就問遠，是不是還欠那隻鳥。

“怎麼不？還有狗，還有那火鎗，都會很寂寞。”狗是爲遠追逐田兔的，鎗是不知打過多少山雞的，所以遠說到時就當真儼然見着他家那隻黑狗臥在門前頂無聊似的。

“我也念牠呢，”我說。‘我念牠第一次咬我嚇了我，第二次同我親熱時撲上身來又嚇了我！’

我們全笑了。

當真這時的家中的狗也許極無聊。此時正是喫夜飯時節，人既離了家，則狗同誰到夜飯桌邊去鬧？若遠的姪子在家，還可以來一同搶在掉在地下雞頂，若家中儘剩他母親一人，那就有苦受了！因此我又想起那黑狗嚇了我後爲遠的母親用杖撻牠時伏於地面不動的情形。是，這是一匹狗，還有比狗更可戀的許多許多東西在！人一來，有誰再去倉上看我們的釣竿？此後磚壩上有魚，誰去釣，魚